

雪越脚杀人事件

绫辻行人／著

涂愷芸／译

ELLY导读

大脚丫，大脚丫，我想去外面玩，没有雨伞，红色，
大脚丫，大脚丫，我不想也在屋里玩吧。
大脚丫，大脚丫，再不愿意也在屋里玩吧。
大脚丫，大脚丫，再不愿意也在屋里玩吧。
大脚丫，大脚丫，再不愿意也在屋里玩吧。

馆系列之外的经典之作

暴风雪山庄中的童谣杀人



珠海出版社

雾 越 脚 杀 人 事 件

馆系列之外的经典之作

暴风雪山庄中的童谣杀人

绫辻行人／著

涂愫芸／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越邸杀人事件 / (日) 绫辻行人著; 涂愔芸译.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689-757-7

I. 雾… II. ①绫… ②涂…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674 号

《雾越邸杀人事件》

Copyright© 2003 by YUKITO AYATUJI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TenSya Co.
Ltd. Japan

绫辻行人推理小说集

雾越邸杀人事件

©绫辻行人 著 涂愔芸 译

终审: 吕唯唯

策划: 潘杜鹃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2

邮购: 0756-2639346

地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网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制: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978-7-80689-757-7

定价: 25.00 元



导 读

暴风雪山庄中的童谣杀人

Ellry

新本格的掌旗手

日本推理文坛自松本清张于 1958 年发表《点与线》之后，社会派推理小说开始大行其道。社会派成为推理小说主流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1980 年，后来被称为新本格教父的岛田庄司以《占星术杀人魔法》应征江戸川乱步奖，该书以不可思议谜团和逻辑性推理解答为主旨，然而仅获乱步奖候补。隔年，此书由讲谈社出版，获得极高评价。

不过，直到 1987 年，绫辻行人的《十角馆的杀人预告》出版才标志着新本格正式诞生。此书最初稿于 1984 年应征乱步奖，遭遇落选，后经全面改写、在岛田庄司的推荐下由讲谈社出版并大受欢迎。此后，绫辻行人又接连出版了七部馆系列作品，馆系列遂成为绫辻行人的代表作品。其中 1992 年出版的《钟表馆的幽灵》更是获得第四十五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而绫辻行人也

被称为新本格的掌旗手。

新本格借由有栖川有栖、法月纶太郎、我孙子武丸、京极夏彦等人的努力，不断壮大，目前属于新本格流派的推理作家不下50位，都活跃在推理小说创作最前线，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群体。而评论家也将“新本格浪潮”作为继战前“新青年时期”和战后“宝石时期”之后的第三波本格浪潮。

馆系列之外的綾辻行人

毋庸置疑，馆系列是綾辻行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是这一点也不能阻碍他的非系列本格推理小说同样成为推理小说迷的最爱。诸如《杀人方程式》系列、《咚咚吊桥 坠落》以及本作《雾越邸杀人事件》等等，它们同样带给读者最具行人趣味的阅读享受。

某年深秋，在信州深山地区的“暗色天幕”剧团八个成员遭遇暴风雪，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的是洋房“雾越邸”。在与外界无法联络的宅邸，却出现了以北原白秋的儿童谣《雨》为模式的杀人事件。谜一般的居住人，谜一般的雾越邸。一个，再一个——在不可思议至极的状况下，连续杀人的凶手是谁？

本书中出现了一幢奇妙的馆——雾越邸，它和綾辻的中村青司馆系列有相似的地方（都颇为奇妙，在案件中具有一定作用）不过自身特点更多一些，因此，本书并不属于他的馆系列。相比较而言，雾越邸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相当独特，它的“预言”和“巧合”将整本书诡异、奇特的气氛烘托得无以复加（已经到了快成幻想小说的地步），直到最后，作者还是将这座雾越邸隐藏于神秘面纱之下，真叫读者无可奈何。

此外，较之馆系列运用五花八门的写作手法（时空交错、视角转化、手记等）和叙述性诡计突出的新本格特色，《雾越邸杀

人事件》偏向传统解谜小说模式。全书以身为作家兼剧作家的铃藤棱一为第一人称叙述，按部就班地记录下他的所见、所听、所感。值得欣喜的是，此书的推理成分相当重，不仅结局处有细致的解答，而且在案件进程中，也有着相当多篇幅的推理，对于物件的推理仿佛埃勒里·奎因的作品一般，这方面的乐趣比馆系列多出不少，这也许是篇幅陡增的一个原因吧。不过概念上仍然使用的是新本格的思路（尤其是雾越邸的设定），作品注重悬疑气氛的营造，还穿插不少关于古董、哲学、戏剧、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显示出作者的炫学目的。

暴风雪山庄中的童谣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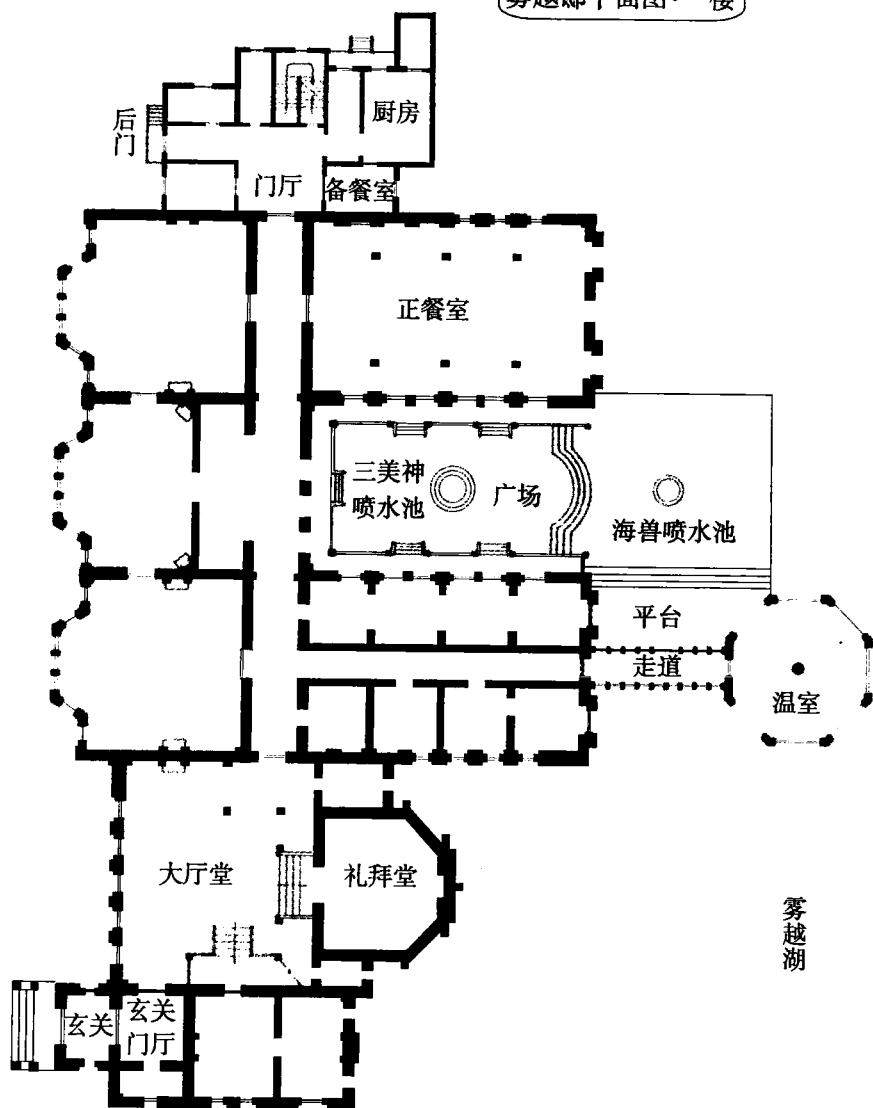
如果做一份调查，统计一下何种诡计是推理小说读者最喜欢的，那么前三甲大抵是密室杀人、暴风雪山庄和童谣杀人。密室杀人以其表面的高度不可能性获得读者的青睐，不过要想写出好的密室作品非常困难。而暴风雪山庄和童谣杀人与其说是诡计还不如说手法更为恰当。

童谣杀人自范·达因《主教杀人事件》为开端，其后出现了诸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埃勒里·奎因的《从前有个老女人》等作品，日本也出现了横沟正史的《罪恶的拍球歌》之类本土化的杰作。绫辻称童谣谋杀有三种作用：一、装饰尸体；二、对凶手具有重要意义；三、掩盖真相。其实大部分童谣杀人（附会杀人）都是一种摆设，主要为了营造作品的超自然气氛，对于真正的推理并无太大关系。而本书《雾越邸杀人事件》将童谣杀人写出了新意，从附属摆设转而成为谜团、推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总体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不得不赞叹绫辻行人在传统诡计方面的高超技巧。

暴风雪山庄在黄金时代诡计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成分，比如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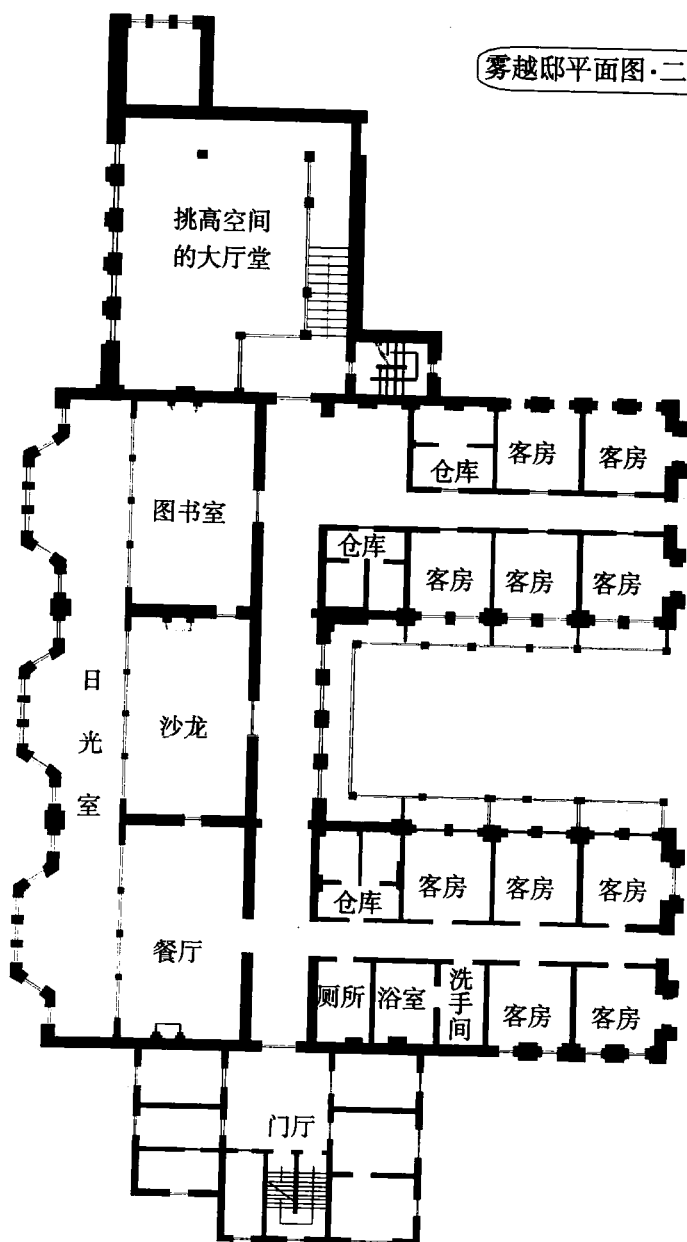
里斯蒂的《捕鼠器》，还有一些变形，比如奎因《孪生之谜》中大火造成的“暴风雪山庄”。在本书的解答部分，綾辻行人借小说人物发表了一通“暴风雪山庄的演讲”，虽然不像卡尔的“密室讲义”那样洋洋洒洒、独立成章，但是对此类主题的分析也相当深入。他提出暴风雪山庄的两种模式：一、不进入“网”中，二、从“网”中逃逸。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野心是设计出第三种模式，至于是否成功，等到读者看完自有评价。

雾越邸平面图·一楼



雾越湖

雾越邸平面图·二楼



出场人物（括号内数字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当时的足岁）

造访“雾越邸”者

- 枪中 秋清(Yalinaka Akisaya) “暗色天幕”剧团负责人 导演 (33)
- 名望 奈志 (Namo Nashi) “暗色天幕”男演员
本名松尾 茂树 (Matsuo Shigeki) (29)
- 甲斐 幸比古 (Kai Yukihiro) 同左 本名英田 照夫 (Aida Teruo) (26)
- 榊 由高 (Sakaki Yutaka) 同左 本名李家 充 (Lino Iemitsulu) (23)
- 芦野 深月 (Ashino Miduki) 同剧团女演员
本名香取 深月 (Katori Mitsuki) (25)
- 希美崎 兰 (Kimisaki Lan) 同左 本名永纳 公子 (Nagano Kimiko) (24)
- 乃本 彩夏 (Nomoto Ayaka) 同左 本名山根 夏美 (Yamane Natsumi) (19)
- 铃藤 棱一 (Lindou Ryoichi) 枪中之友 小说家 故事中的“我”
本名佐佐木 直史 (Sasaki Naohumi) (30)
- 忍冬 准之介 (Nindou Zyunnosuke)
开业医生 (59)

“雾越邸”内的居住者

- 白须贺 秀一郎 (Shirasuga Shuuichiro)
雾越邸主人
- 鸣濑 孝 (Naruse Takashi) 管家
- 井关 悦子 (Izeki Etsukou) 厨子
- 的场 Ayumi (Motoba Ayumi) 主治医生
- 末永 耕治 (Suenaga Kouzi) 男仆
- ?? 住在雾越邸中的神秘人物

目 录

序 幕 / 1

第一幕 暗色天幕 / 7

第二幕 暴风雪山庄 / 46

第三幕 雨的模仿 / 92

中场休息一 / 172

第四幕 折纸游戏 / 174

第五幕 寂寞的雉鸡 / 228

第六幕 人形躺下了 / 284

中场休息二 / 301

第七幕 从网中逃逸 / 303

落 幕 / 363

序 幕

风声从远处传来。

音色非常悲戚，好似全副武装迎接严冬的群山在交头接耳；又似来自异世界的巨大动物，因迷失方向，思念原来的世界而恸哭。默默倾听着，心底深处就沁出一股麻痛的情感。

那首歌的旋律，开始在我耳朵深处响起，像是与那风声共鸣；又像是那风声自己悄悄奏起的乐音。

旋律也是非常悲戚，是一首令人怀念的歌；在很久很久以前——小时候曾经听过。究竟是在小学音乐课中学过，还是母亲曾经唱给我听过呢？恐怕在这个国家出生、长大的人，都听过这首有名的童谣吧。

我哼着这首歌的歌词与旋律，又想起了因为这首歌而毁灭的那个人。

为了这首歌……

四年前，在同样季节的那一天，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拖向那一栋屋子，然后，在那里发生了不寻常的连续杀人事件。

那个屋子，存在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近代科学也许会将之全盘否定，或赋予不同的解释。但那也

无所谓，因为只要在与那起事件直接相关的我们的主观意识上，认同那东西确实曾经存在过，这样就行了。其实，那首歌可以说是象征着那栋房子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意念。

我想起的那个人，因为知道这个意念的存在，企图超越这个意念，最后毁灭了自我。

事情已经整整过了四年。

时间的脚步，是前所未有的急促。从80年代跨入90年代，世界瞬息万变，让人目不暇给。连活在这个一成不变，处处可见“和平”、“富饶”标语的国家，都可以清楚听到时代急促的喘息声，仿佛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般，快步冲向世纪末。这种不寻常的加速情形，把像我这类人的心，逼向了一种自闭状态。

已经过了四年，我34岁了。半年前，生了一场小病，动了生平第一次手术。让我深切体会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包裹着脆弱精神的肉体，已经过了全盛时期，开始一径地走向一个既定的方向。存在于我心中某种程度的微弱信念，亦随之动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风在远处咆哮；那首歌无止境地重复着。

现在，我就在四年来来过，位于信州深山中的相野车站。

候车室里，没有其他人。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出奇的明亮；墙壁也白得好像最近才重新漆过；公布栏上贴着好几张雅致的观光宣传海报。

四年来，这间古老的车站建筑，容貌改变了许多。再过几周——不，应该是下周左右吧，这里就会因挤满大批来滑雪的年轻游客，而人声鼎沸。

做得不够牢固的木框窗户，冷飕飕地抖动着玻璃。我觉得室内气温开始急速下降，不由得把手伸到面前的石油暖炉前，然而，石油暖炉还未点上火。

四年前——1986年11月15日。

我边从压扁的香烟盒中拿出最后一根烟，边缓缓伸出手来，

企图阻止在我心中匆匆移动的时钟指针。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张开眼睛，望着黑暗将至的窗外——

眼前，开始下起雪来，仿佛重演着那一天，那个事件的起始。

雪不停下着。

离日落还有一段时间，维持视力的绝对亮度，却几近于夜晚的黑暗。雪不停下着，企图用纯白的粒子，盖过墨水喷洒过般漆黑的空间。雪，乘着冻结的风，狂乱激烈地飞舞着。

不一会儿，冰冻的风就像锐利的刀刃，割划着脸庞。尖锐的呼啸声，在已经感觉不出冰冷或疼痛、变得热而麻痹的耳际咆哮着。

“山”这片大自然，对迷失在她怀中的我们八个人，只表现出了露骨的敌意。

陷在堆积的雪中的脚寸步难行，拎着背包的右手手指，已经冻得快脱落了。堆在眼睫毛上的雪，开始溶化，冰冷地模糊了视线。每呼吸一次，寒气就灼烧着喉咙。意识在寒冷与疲惫中变得朦胧不清，方向感与时间感都脱离了正常状态。

没有人敢提起“迷路”这个字眼，也许是连这种力气都没有了吧，但是，“迷路”确实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明知现在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已于事无补。可是，还是不由得想问。

几个小时前——下午，从旅馆出发时，别说是下雪了，晚秋的天空晴空万里，连一片流云都看不到。第一次在这种季节造访信州，这两三天却都是艳阳高照，完全不同于我们模模糊糊中的想像。甚至绵绵相连、峭拔屹立的褐色群山，都温柔地伸出双手，招呼着我们。

然而——

这一切，就从脖子的肌肤感受到风出奇的冰冷时开始。起

初，大家并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继续走在蜿蜒曲折、并且开始下坡的未铺修道路上。过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越来越冷了”。于是，大伙儿回头仰望天空，竟看到山的彼端突然冒出一团乌云，开始往这边的天空流窜，速度之快，就像大量的颜料泼洒在画布上，迅速扩散开来。

一阵冷风呼啸而过，冷得红褐色落叶松林直打哆嗦。憔悴退色的松枝，以及覆盖地面的山白竹叶，发出了惊恐的长啸。深厚的云层，很快布满了天空，旋即吐出成群的白色结晶。

刚开始下雪时，大家不但不担心，还欣赏着在东京难得一见的美丽光景，发出欢呼声。但是，天候急遽恶化，不一会儿工夫，就让大家陷入了极度不安。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谁都意料不到会面临这种状况。方才，默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风景，还是秋意渐浓的大自然，现在却如翻掌般变了一个模样，让人觉得好像迷失在古老恐怖电影中的虚拟画面里，缺乏真实感。

在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除了让自己的脚继续往前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然，内心也还怀着乐观的希望——再继续这样走一个小时，应该就会到达市内，所以，只要熬过这一点苦，就可以逃过受困的危险。

但是——

雪不再是从空中飘落下来，而是一波接一波从空中涌出来。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为可怕的恶魔，不但阻碍了我们的视线，还夺走了我们的体温。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已经一点一点遭到迫害。

当发觉在某处走错路时，已经太迟了。这之前所累积的疲惫，以及被四周白茫茫的大雪磨钝的判断力，让我们甚至忘了该讨论出一个折回原路的对策。那种状态，就像被某种咒语紧紧扣住了一般。心中明明已经确定，再这样走下去大概永远也走不到市区，却还是继续在同一条路上前进着，这可以说是在绝望与期

待中挣扎，甚或自虐的异常行动。

道路越来越窄，已经搞不清是上坡还是下坡。大家全身是雪，沉默地走着。这样下去，迟早有人会跟不上队伍。

就在这时候——

无限绵延的单调白色中，突然出现了某种东西，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强烈的风逆向吹来，雪像冰冷的子弹般拍打在脸上，虽不是非常痛，却也打得让人张不开眼睛来。所以，我们走归走，视线一直落在自己的脚下（想来，这也许就是走错路的原因之一吧）。突来的变化，刺激了我冻结的视网膜的一角。

“怎么了，铃藤？”

在我正后方的枪中秋清，抛出了一句话。感觉上，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人的声音了。

“你看。”我从白雪斑斑、硬得吧啦吧啦作响的口袋中掏出左手，用迟缓的动作指着那个方向。

前面曲线缓和的道路两旁，耸立着稀稀落落的白桦树，眼前下个不停的白雪，就在树林间被切断了。我拼命张大眼睛看，振奋起精神来，想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风稍稍改变了方向，敲打在脸上的雪，也缓和了一些。

雪在黑暗中斜斜飘落，从雪的间隙中，可以看到那东西像铺了一层淡灰色的天鹅绒，绒面上好像有冷冷作响的声音。

我想，那大概是水声吧。

想着想着，冻僵而沉重的脚，就像着了魔似的，再度迈开了步伐。又不是迷失在沙漠中，在这种状况下，被认定为“水”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成为救星，而我却莫名其妙地涌出了异样的兴奋感。

我用右手遮在眼睛上方，迈着迟缓的脚步前进。横亘在古代生物白骨般的白树林中的天鹅绒，随着我前进的步伐，逐渐展露出全貌。

果然是水，我所听到的微微作响，是风拂过水面的波动声。

“是湖。”冰冷而僵硬的嘴巴，蠕动出这样的唇形。

“湖？”走在前头的由高，回过头来看着我，那声音像是在宣泄无处可发的怒气，“那种东西有什么用！”

“不，你看，”与我并肩而站的枪中，举起手来，指着正前方，说：“你看那个！”

“噢？啊——”近乎嘶喊的声音，冲到喉头。

横亘在树林前端的湖——不只是湖而已；不只是这样而已！

好似某人特意安排好的绝妙时机，就在这时候，风突然静止了片刻。突如其来的静寂，包围着兀立在雪中的我们，静得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我们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怀疑我们所看到的会不会是白色恶魔带来的幻觉。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好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来到了某个其他的世界；又像被扔进了某个壮观的梦境中。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海市蜃楼”、“集团催眠”之类的名词。

除了在黑暗雪景中延伸的湖之外，还有一栋巨大的西式建筑探出淡灰色的湖面，或者应该说是半浮在湖面上。不是那种山中小屋；也不是那种不怎么起眼的别墅，而是不太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深山中的雄伟建筑物。

那栋建筑像一只巨鸟，随着飘落的雪花，从空中飞下来，张开翅膀停在湖水边休息。黑色轮廓中，灯光点点。那闪烁闪烁的光芒，比我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任何夜景的霓虹灯都来得美丽。

风很快又转强了，瓦解了瞬间的寂静。

然而，那栋建筑物依然动也不动地耸立在暴风雪中，显得非常有分量。这绝对不是梦，也绝对不是幻觉。

“啊……”深深的叹息被冻得发白，卷入风中。“有救了。”

有救了……其他人的口中也相继冒出这么一句话。

这就是我们八个人，在命运的安排下，跟那栋被称为“雾越邸”的不可思议的房子邂逅的场面。